



## 雅斯贝斯对原子论与单子论的发展

鲁路

2008-01-18

**【内容摘要】**雅斯贝斯的形而上学思想同古代原子论哲学与近代单子论哲学有着渊源关系，它在现代存在论哲学背景下革新了传统的多元论本体论哲学，用关于内在的超越性存在的独特观念来解决超越性存在这一传统哲学的问题。与雅斯贝斯的形而上学思想相配合的，是他关于生存澄明的观念，这种观念从生存哲学角度出发深化了原子论与单子论蕴涵的自我意识观念。

**【关键词】**内在的超越性；多元论；原子；单子；自我意识

中国学界对西方哲学的研究，原先侧重于西方一些主流哲学家，如今开始注意非主流哲学家了。当然，这里讲的主流与非主流，是“接受”意义上的话语，它同“本土”意义上的话语有密切联系而不一定绝对一致。从这一点上说，关注“接受”意义上的非主流哲学家，在这两种话语有一定错差的情况下，本身就是关注“本土”意义上的主流哲学家。另外，即使在这两种话语相吻合的情况下，“本土”意义上的主流与非主流也是互动的，况且非主流并不一定就等值于“二流”，因而非主流本身就值得研究。

在现代西方哲学中，有一个主流学派中的非主流哲学家，这就是卡尔·雅斯贝斯。雅斯贝斯的哲学可归结为生存哲学这一西方哲学的主流学派，但在“本土”与“接受”的双重意义上，雅斯贝斯都远远不如海德格尔、萨特那样“主流”。所以说，他是主流学派中的非主流哲学家。但是，雅斯贝斯的哲学思想有其独到之处，这就是他对超越性存在的论述。雅斯贝斯的生存澄明思想在其他生存哲学家那里也有迹可寻，即使这些哲学家采用的是与之不同的叙述方式，而雅斯贝斯对超越性存在的论述则是他区别于海德格尔和萨特等人思想的特点所在，这也是他值得专门研究的价值所在。

雅斯贝斯对超越性存在的论述集中在他有关形而上学的思想中。形而上学在通常的意义上原本是哲学的同义语，但在雅斯贝斯那里有其特殊含义。它是雅斯贝斯哲学总体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专门论述超越性存在的一个独立思想领域，就像关于生存澄明的思想是专门用来阐述人的生存一样。关于超越性存在，自康德以降，西方哲学家历来鲜有论述。即使偶有论述，也是在认识论意义上论述的，而不是在存在论意义上论述的。而在存在论意义上论述超越性存在，恰恰是雅斯贝斯形而上学思想的特点所在。所以，追溯雅斯贝斯形而上学思想的历史渊源，就要到康德之前的存在论哲学中去寻找关于超越性存在的论述。康德之前的存在论哲学，可以概括为本体论，而且康德之前的哲学论述超越性存在，也往往采取本体论这一理论形式。所以，西方哲学史上的本体论思想构成了雅斯贝斯形而上学思想的历史渊源。另外，雅斯贝斯的形而上学思想带有鲜明的多元论色彩，而多元论思想，尤其涉及本体论问题时，在西方哲学史上并不占主流地位，因为在本体论问题上占主流地位的，是一元论思想。但是，本体论中的多元论思想不绝如缕地流传于西方哲学史，它在古代哲学中表现为原子论，在近代哲学中表现为单子论。所以，我们考察雅斯贝斯的形而上学思想，有必要联系原子论与单子论，以便结合历史渊源来考察雅斯贝斯的形而上学思想。

在古代原子论中，原子是世界的本原，是承载经验世界的实体，是推动经验世界运动、造成经验事物生生灭灭的本体。但是，原子论是产生于哲学史早期阶段的自然哲学的集大成，它已然将朴素唯物论思想发挥到了极至。所以，伊壁鸠鲁还能够做到对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有所发展，而到了卢克莱修，就只能重复、却无法突破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相形之下，马克思对伊壁鸠鲁原子论的理解与卢克莱修的理解不同，因为马克思阐发伊壁鸠鲁原子论，并不局限于它的自然哲学含义，而是另辟蹊径地阐发出它蕴涵的自我意识含义。这说明原子论作为单纯的自然哲学已经完成了它在哲学史上的使命，必须经历彻底的思想变革，这种多元论本体论思想才能获得进一步的发展。

这一思想变革是在近代由单子论展开的。莱布尼茨认为，物质是连续的，弥漫于空间，因而原子论关于虚空存在的观点不成立。同时，物质可以无限分割下去，因而原子论关于原子是最小物质单位的观点也不成立。[i]单子论之所以能够取代原子论，就是因为单子是非物质性的灵魂，而灵魂是不可分割的，是自我规定的，可以保持不可分性，保持其自身同一性。另外，原子的运动是盲目的，原子间的碰撞是偶然的，而单子的运动是和谐的，由于每一单子都对整个单子世界形成表象，所以单子间的联系是必然的。必然性中体现出的自由，其逻辑规定性显然高于偶然性中体现出的自由。最重要的是，原子有可能因为在形状上相互一致而无法彼此区分开来，或者说只能依靠时间与空间这样的外在规定而彼此区分开来。[ii]相反，精神性单子具有彼此不同的表象，即彼此不同的质，因而可以通过内在差别而彼此区分开来。单子在内在差别这一基础上体现出个体化原则，使得单子既“原”又“单”，较之仅“原”不“单”的原子更富有思辨性内涵。单子作为富有内容的充实存在，在逻辑规定性上高于原子这一彼此无差别的存在。凡此种种，都是单子论对原子论实行的思想变革。

但是，单子论对原子论实行的思想变革，是在近代哲学的理论背景下展开的。当时的哲学思想所围绕的，还是本体与现象、精神与物质这些范畴，所以这种思想变革还是在本体论内部展开的。单子论同原子论一样，还是一种本体论哲学，它以本体与现象相对分离为条件。它讲本体与现象、每个单子与整个单子世界的统一，以前定和谐为根据，而前定和谐学说本身是一种没有充分理论根据的假定，或者说是一种既无法为理论证实、也无法为理论证伪的理想性设定。前定和谐实质上反映了单子论的局限性，因为它假借上帝的作用来替代本来应当由单子本身发挥、而实际上单子无法发挥的作用。毕竟，单子论无法做到让每一个单子自身来确定整个单子世界的和谐，正如原子的运动是盲目的，原子世界的运动是紊乱的，个别原子无法保证整个原子世界是和谐的一样。所以，扬弃本体论，就成为对单子论实行思想变革的主要内容，这也是以多元论本体论为理论形态的哲学思想通过自我否定获得进一步发展的出路。

对单子论进行思想变革，是雅斯贝斯的形而上学在现代哲学的理论背景下做出的。此时，哲学已不再以本体与现象的分离为思想前提，而且，在海德格尔之后，本体论哲学已经转变为存在论哲学。所以，雅斯贝斯在关于超越性存在的认识上虽然保留了多元论思想，但他扬弃了本体论这一理论形态，用存在论这一理论形态表述了多元论思想。他将超越性存在置于经验性存在之中，确立了一种经验性存在之中的超越性存在。正因如此，雅斯贝斯称以往的本体论哲学为外在的超越性思想，称自己对超越性存在的认识为内在的超越性思想。[iii]

康德对本体界与现象界做出严格划分后，本体并不直接呈现给人的意识，这一认识已成为普遍性共识。而且康德讲述物自体概念时，使用复数形式的名词，表示超越性存在本身是不可界定的。雅斯贝斯延续了康德这一观念，在表述存在的超越性时，使用单数形式的名词，而在表述超越性存在的显现时，使用复数形式的名词。这个复数名词叫做密码，密码这个称谓影射出，超越性存在本身是隐而不显的，它要透过经验性存在才能间接地显现出来。由此，经验性存在本身并不具有独立价值，它的价值在于，它是超越性存在借以呈现给意识的载体，是表述超越性存在的语言。再由此，人要透过经验性存在去把握超越性存在，而不是像本体论哲学所讲的那样，要到经验性存在之外去寻找超越性存在。所以，领悟超越性存在，是一个内在性超越的过程。这个内在的超越过程的结果并不是某种实体，而是某种存在，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某种含义、意义。但它又不是传统哲学中的观念、理念，因为观念与理念是先验的、独立于经验性存在的。与此相反，密码是从经验性存在出发并超越纯经验性存在的。多元论意义上的密码取消了不同理念组成的等级世界，并不奉“善”或“上帝”为最高密码，它是富有意义的原子，是消除了等级秩序的单子。

这样，雅斯贝斯克服了传统的本体论哲学，用一个意义世界取代了由原子世界或单子世界代表的本体世界，在存在论意义上革新了原子论与单子论关于超越性存在的思想。所谓超越性存在，不再是作为实体的存在者，而是作为意义、价值的存在。这是雅斯贝斯在生存哲学的理论背景下对本体论多元论进行的思想变革，因为传统的本体论式思维局限于存在者这一思维层面，它所讲述的超越性存在实质上是超越性存在者。而生存哲学从存在者这一思维层面上升到存在本身这一思维层面，它所讲述的超越性存在的才是真正的超越性存在本身。只有在这一理论前提

下，经验性存在之中的超越性存在才是可能的，因为脱离这一理论前提，超越性存在者只能由经验性存在者来代表、象征。代表者与被代表者、象征者与被象征者是一种彼此外在的关系，彼此外在的关系不同于统一性关系，前者与后者永远是彼此分离的。相反，超越性存在却可以“存在于”经验性存在中，而“存在于”是一种内在关系。内在关系可以确保前者与后者彼此不分离，确保两者共同构成一种存在，确保经验性存在中的超越性存在是一种独立的存在。

在现代哲学的思想条件下，雅斯贝斯显然无意效仿伊壁鸠鲁或莱布尼茨，建立一种类似原子论或单子论的多元论哲学体系，而是在承认超越性存在不可直接界定这一认识前提下，考虑到超越性存在只有通过经验性存在才能呈现出来，而经验性存在理所当然是多元性的而非一元性的，也就是说，由体现着超越性存在的经验性存在组成的意义世界必定是多元性的，所以才建立起一个多元的哲学体系。这是雅斯贝斯的形而上学在理论形态上接近原子论与单子论的原由。但是，正是由于雅斯贝斯是在现代哲学的理论背景下建构自己的形而上学的，而且是独立于伊壁鸠鲁或莱布尼茨的思想地构建自己的形而上学的，所以他的这一理论形态又处处显示出同原子论与单子论截然相反的内容。

在原子论中，原子是不可感知的，是超越性的，原子的聚合造成了经验性存在。所以，超越性原子是经验性事物的载体。在超越性存在者与经验性存在者之间聚合与被聚合这一关系上，单子论区别于原子论。在单子论中，单子是实体，是超越性的，是不可感知的，但它包容的不同的质是经验现象，是可以感知的，或者说物质作为经验现象，是单子感知能力的结果。这样，单子的情况同原子的情况相反，是众多的经验现象聚合在一个单子中，而不是众多的原子聚合成一种经验现象。但是，在超越性存在者与经验性存在者之间承载与被承载的关系上，单子论又同原子论相一致，因为单子作为实体，仍然是经验性现象的载体。造成原子论与单子论之间产生这种区别的原因在于，原子是物质性粒子，一方面，物质粒子不可感知，另一方面，物质粒子同物质粒子可以混合，而混合而成的物体是可以感知的。这是众多原子聚合成经验现象的理论原由。相反，单子是精神性个体，一方面，精神性个体同精神性个体不可混合，不存在精神混合体，另一方面，精神性个体是完整的，它可以包容众多的观念、经验与感觉，包容作为经验之结果的物质，这是单个单子包容诸多经验性现象的理论原由。但是，原子与单子之间的这种差别并不妨碍它们共同成为经验性现象的载体，因为它们是实体，而经验性存在不是实体。

既然雅斯贝斯的形而上学所讲的超越性存在是一种存在而不是存在者，它就不同于原子或单子，不是古代哲学或近代哲学意义上的实体，因此，它也就不能成为经验性存在的载体。毋宁说，它是被承载的。反过来说，经验性存在是实实在在的存在者，可以成为超越性存在的载体，或者更准确地说，可以成为内在性超越的载体。出于这一理由，雅斯贝斯的形而上学颠覆了原子论和单子论有关承载与被承载的观点。这就是说，不是超越性存在者承载经验性存在者，而是经验性存在承载超越性存在。这种颠覆是同雅斯贝斯用存在论来颠覆本体论的做法紧密相联的。他在经验性存在中发掘出超越性存在的内涵，可以克服超越性存在与经验性存在在原子论与单子论中相对分离的现象。无论是超越性存在本身，还是经验性存在，都趋向于这种内在的超越性存在。这种内在的超越性存在是雅斯贝斯形而上学的理论核心，它为多元论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寻找到了出路。

就雅斯贝斯的形而上学为多元论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寻找到了出路而言，它揭示出，解读密码，是同人的生存密切相关的。所谓对密码的解释，就是对经验现象的诠释、对生活世界的解读。经验世界、生活世界不仅包括大自然和人类文明，而且包括人自身在内。这里讲的人自身，当然不是生理学或社会学意义上的人自身，而是生存哲学意义上的人自身。生存哲学意义上的人自身区别于生理学或社会学意义上的人自身之处在于，后者是纯经验性存在，无法超越自身对经验给定性的依赖而取得独立和自由，在遵循因果律等经验条件的同时保持着一种彼此无差别的存在状况。与此相反，前者否认经验给定性具有绝对约束力，努力超越这种约束地澄明自身的独立与自由，在突破经验条件的同时实现自身的唯一性、不可替代性。这实质上是在生存哲学的理论层面上表述了古典哲学中自我意识的观念，或者说是将古典哲学中的自我意识观念深化为生存的观念。

在雅斯贝斯的总体哲学体系中，生存澄明与形而上学分别构成不同的组成部分，这更多地是出于叙述上的需要。从思想内容上说，在形式上相对分开的这两个部分是彼此贯通的。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超越性存在呈现为经验现象，并不是一个纯客观的过程，而是说在超越性存在呈现于经验现象的过程中，生存从主观上起到了参与这一呈现过程的作用。其具体表现是，超越性存在并非自然而然地是同经验性存在一道被给予的，它也并非理所当然地呈现为某一固定不变的内容。毋宁说，超越性存在是生存自由地从经验性存在中解释出来的。既然是自由地解释出来的，它就必然是多义的，而不局限于某一种意义，也就是说，它不局限于单一种解释，而是具有多种多样的可解释性。同时，既然它是解释出来的，就不存在所谓最终的解释，而是存在着无限的可解释性。所谓最终的解

释，就是任何解释都无法超越性存在完完整整地揭示出来。在完完整整地揭示超越性存在这一点上，任何一种解释都注定是一个失败。所以说，在终极意义上，雅斯贝斯彻底否定了一元论。而在终极意义上的多元论，是雅斯贝斯根据现代的时代精神做出的结论。

这样，雅斯贝斯在生存哲学的理论层面上阐述了原子论与单子论阐述过的“一”与“多”的关系问题。虽然对世界这本大书的解读有各种各样的答案，但人在一时一地只能选取其中一种答案，因为迷茫于彼此矛盾的各种答案，就等于得不出答案。当然，这还仅仅是从数量角度出发来理解“一”与“多”的关系的。更为深入的认识，是从生存自身的角度出发来理解“一”与“多”的关系。人试图把握超越性存在，为的是印证人的生存。生存是唯一性的、不可替代的，所谓生存澄明，就是要澄明这种唯一性、不可替代性。生存性自我面对各种各样解读世界的可能性，只能将其中一种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自我也就在这种选择中实现了作为生存的自身。否则，面对众多的可能性而无所抉择，人只是众多感觉和观念的接受物，无法在纷乱的感觉与杂多的观念中确定自身的同一性。而只有在自我同一性的基础上，才会有完整的而非四分五裂的人格。借助解读密码、接近超越性存在来形成完整人格，这才是生存澄明的最终目的。

雅斯贝斯借此实现了“一”与“多”的统一，而这原本是一个自古希腊哲学以来就存在的问题，也是长久困扰多元论本体论哲学的问题。其实，原子概念与单子概念的提出，本身就是统一“一”与“多”的尝试。只是原子论对这一关系处理，还带有一些理论上的不足，因为它无法解决原子在性质上的单一性。单子论较原子论更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因为单一的单子包容了杂多的质，实现了“一”与“多”在单子内部的统一。然而，如上所述，“一”与“多”在整个单子世界内的统一却无法以单子自身为根据，而要以所谓前定和谐为根据。相形之下，雅斯贝斯强调解读密码的唯一性，并不排除其他解读密码的可能性。他试图在各种解读密码的方式之间建立起一种彼此对照、相互交流的关系，而这种对照与交流，是服务于解读密码的唯一性的。这就是说，对照与交流不会妨碍唯一性的选择，只会丰富唯一性的内涵。这样，解读唯一性密码，以解读丰富的密码王国为背景，就从非封闭的唯一性出发，解决了唯一性密码同整个密码王国的统一关系。同样，由于内在的超越性存在实现在“一”与“多”的统一关系中，雅斯贝斯的形而上学就解决了单子论无法合理解决的单子同单子世界的关系问题。

雅斯贝斯的形而上学相对于原子论与单子论取得的进步，还体现在它与生存澄明的思想联系中。生存澄明的思想是对原子论与单子论中关于自我意识的思想的深化，他的形而上学是这一深化过程的完成。马克思将伊壁鸠鲁的原子论归结为自我意识的哲学，[iv]莱布尼茨讲的单子间的关系实质上是各个自我意识之间的关系。所以，自我意识是我们理解原子论与单子论的一个重要角度。在古典哲学中，自我意识既不是哲学思想的逻辑起点，也不是终点。哲学思想的逻辑的起点是对存在的直接确定性，终点是绝对精神转化而成的现实。在这个从起点到终点的逻辑发展过程中，自我意识不过是绝对精神的异化环节，或者说是异化形式中自我发展的绝对精神。自我意识经过充分发展，也就完成了它的使命，为绝对精神所扬弃，在现实中走向自身的终结，或者说归宿。正像黑格尔所说的那样，走向自身的根据，即走向自身的毁灭。[v]

雅斯贝斯把握生存，是从自我确定性入手的。自我确定性提供的，是自我的直接性存在。直接性存在过渡到间接性存在，就构成了自我反思的对象。自我反思将自我理解为一种关系，即自我与自我的关系，如我的现实性与我的理想性之间的关系，或者说现实之我与理想之我之间的关系。所以，雅斯贝斯所讲自我反思，实质上就是通常所说的自我意识，或者说是自我意识的表现形式。接下来，这种间接关系需要被扬弃进统一性关系中，即被扬弃进自我的更高逻辑规定性之中，这就是生存澄明的内容。生存澄明将自我视为一个过程，即自我实现的历史性过程。这种历史性观点将自我看作不断生成的、不断实现出来的，也就取消了对自我的固定看法。由于对自我的固定看法恰恰是自我确定性与自身反思的特点，所以生存澄明就成为自我确定性与自身反思或者说自我意识的逻辑根据。[vi]雅斯贝斯将自我意识深化为生存澄明，就是在生存哲学的理论层面上谋求对古典哲学中自我意识概念的深化，而对自我意识概念的深化，同时就是对原子论与单子论的理论深化。

生存澄明的内容为形而上学的内容做出了准备，因为生存澄明揭示的，是自由的可能性、自我选择的可能性、生存趋向超越性存在的可能性。形而上学揭示的，是内在的超越性存在，是超越性存在的现实性。从生存的可能性与超越的现实性之间的关系上说，一方面，在可能性这一基础上，才会有现实性。在自由选择的基础上，超越性存在才能实现出来。另一方面，可能性实现出来，落实在现实性中，可能性本身便不复存在了。所以说，超越性存在的现实性既实现了生存的可能性，又扬弃了生存的可能性。雅斯贝斯的这种观点是在生存哲学的理论层面上对古典哲学有关观念的印证，是在发展的意义上对原子论与单子论体现的自我意识观念的总结。

从原子论经单子论到雅斯贝斯的形而上学，以多元论为理论形态的哲学经历了一个又一个跳跃式发展过程。跳跃幅度之大，使得这三种哲学的相互承接关系隐藏在它们表面上的互不关联之中。同时，哲学史上各种思想的相互

联系错综复杂。单子论从原子论中汲取的思想因素，是同莱布尼茨从笛卡儿与斯宾诺莎的哲学中汲取的思想因素结合在一起发挥作用的，雅斯贝斯的形而上学从单子论中汲取的思想因素，是同他从克尔凯郭尔开启的生存哲学中汲取的思想因素结合在一起发挥作用的。所以，我们无意否定上述思想跳跃过程还容纳了其他哲学因素，而只是从哲学史上各种各样的思想联系中抽取出多元论这一理论形态，专门论述以多元论为理论形态的哲学思想的前后承接、发展关系。这种思想关系是我们认识雅斯贝斯哲学来源的一个角度，是我们阐发雅斯贝斯哲学意义的一个方面。

注释：

[i] 莱布尼茨：《人类理智新论》，陈修斋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上册第16-17页。

[ii] 《古希腊罗马哲学》，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98页。

[iii] 参见雅斯贝斯：《哲学》第三卷《形而上学》，施普林格出版社1973年柏林版。

[iv] 参见马克思：《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载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卷第1-102页。

[v] 参见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vi] 参见雅斯贝斯：《哲学》第二卷《生存澄明》，施普林格出版社1973年柏林版。

（作者：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研究员 博士）（来源：《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

上一条 马克思和恩格斯与生态学  
下一条 以人为本思想与党员管理工作

网络链接 | 联系我们

版权所有：中央编译局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西斜街36号 邮编：100032

设计制作：文献信息部信息技术处